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著名女作家楊絳以一百零四歲高齡辭世。這位多才多藝的楊絳以小說《洗澡》、散文集《幹校六記》和《我們仨》等著名於世。而且一門三傑，夫君錢鍾書、女兒錢瑗都以寫作著稱。錢鍾書的《圍城》，更是我們年輕時很欣賞的小說。楊絳畢業於蘇州大學，與費孝通同班。後入清華研究院，結識錢鍾書並結成夫婦，又偕同去英、法留學。女兒錢瑗，則在他們留學英國時出生。

讀《我們仨》

楊絳精通英、法語言。為要翻譯著名的西班牙小說《堂吉珂德》，又自學了西班牙語。她譯的《堂吉珂德》，被認為是優秀的翻譯佳作。此譯本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時，被作為禮物贈送。中國女作家的散文素以有樸素而真摯的情感著稱。前有丁玲、冰心等，後則有楊絳。

《我們仨》記錄了她家錢鍾書、楊絳和女兒錢瑗的往事，文字充滿溫馨和失去女兒的傷感。「老人的眼睛是乾乾的，只會心上流淚。」「老夫老妻，很難接受獨處的早起。錢鍾書寫道：『我知道她是不放心，她記掛着爸爸，放不下媽媽，我看她就是不放心，她直在抱怨。』」

「自從失去阿圓（錢瑗的小名），我內臟受傷，四肢乏力。」失去親人之痛，我也完全感受得到。去年十月，老伴西歸，至今半載。每每見她遺像，不禁中流淚。午夜夢迴，也會拿起床旁的老妻遺照沉思。楊絳和我，大概都是感情的動物，心靈相通。

因為楊絳老人的去世，我又捧起《我們仨》重讀一遍。平實的文字，感性的敘述，就是一些生活瑣事，在她娓娓道來，仍然引人入勝。楊絳在《我們仨》中已有兩位離世之後，深居簡出，直到九十二歲高齡之後，方才重新提筆，寫出這本《我們仨》，一時成為全國暢銷書。老人以一百零四歲辭世，真是「福壽全歸」。

琴台

彥火

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，以精簡見稱。歷史上最短的頒獎詞是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·馬丁松（Harry Martinson），他的頒獎詞只有一句話：「因為他的寫作捕捉珍珠和映射宇宙。」

僅僅一句的頒獎詞，充滿詩意和哲理！也暗響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深遠意義。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決定公佈之後，瑞典學院會和獲獎作家就諾貝爾演講和其他事務保持聯繫。

進入十二月後的第一個星期，獲獎作家到達斯德哥爾摩，瑞典學院就會為其舉辦一場記者招待會。通常在頒獎典禮之前幾天，獲獎作家就要到瑞典學院演講。

獲獎者通常會用自己的母語演講。演講之後，獲獎作家及其配偶將作為瑞典學院的嘉賓和院士們共進晚餐。諾貝爾獎是在諾貝爾逝世世紀日頒發。這是每年十二月十日。除了豐厚的獎金一百萬美元之外，獲獎者還會獲

天音

楊天命

天命以前曾經撰文討論過一位女模特的「女生面相」，其眉目之間散發英氣，五官棱角分明，不像我們給一般傳統女性定位的溫柔嫵媚，但她正憑借自己外貌的特色，在行業中混得風生水起。

天后的面相

「女生面相」的例子，我們其實也能在其他藝人身上看到。天后王菲的寶貝女兒出唱唱，令這個家庭佔據傳媒不少版面。眼大、鼻大、嘴大加額大而有肉包，是典型的「女生面相」。這種面相，在古代其實是凶相的一種，傳統相學中，會認為女生面相的人，大多會在感情路上較為坎坷。如果說代入王菲的生活去看，也能看出，其感情生活的確並非一帆風順。

古代會把女生面相視為不祥的面相，就是因為覺得這會帶來姻緣的不幸。但在現代社會，這樣的「不祥預示」早已被打破。而事實上王菲雖然有面對過不少坎坷，但也沒有放棄對感情、緣分的追求。相比於不少因為一兩次挫折就把愛情判了死刑的人，她又怎麼會是「消極」的代表？

天命不禁思考，為何古代會把女生面相，或者是「女生男聲」視為破相、不吉利的象徵呢？也許這在眼人眼中，破壞了「和諧」，違背了中庸之道。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到了現代社會，我們似乎容不下中性打扮的女生，有時亦會對打扮比較女性化的男性側目。

中庸之道講求平衡中和，固然寶貴。但經過時代變遷，當中的內涵是否應該一成不變統統繼承？如果女性外表有英氣之美，私下又有溫柔似水的一面，是否就不能算是另一種「平衡」？或者說，當天后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及，而她又能在感情路上屢敗屢戰，至今不氣餒，有誰又有資格說她面相不祥？

得一枚金質獎章和一張獎狀。獎章正面展示一個諾貝爾的頭像，以及他的生卒日期。獎章的反面是一個男子坐在月桂樹下傾聽穆索的

歌聲而受到啟示，還把歌聲記錄下來。這個圖像是出自羅馬詩人維吉爾（Virgil）的史詩《伊尼德》（Aeneid）中的第六歌——「展示出各種創作發明和藝術對生活的提升作用。」——底下鐫刻的是得獎作家的姓名，周圍則是字母ACAD和SUEC，是瑞典學院的簡寫。

《伊尼德》以《荷馬史詩》為範本。作品以「阿喀琉斯的憤怒」為情節主幹，寫十年戰爭最後一年的五十一天。人物性格塑造鮮明豐滿。伊尼亞斯的「虔誠」品行和阿喀琉斯的勇猛個性強烈突出。文字語言富於暗示，音律嚴謹而節奏感強，風格嚴肅而哀婉。

在描寫技巧上，不長於寫宏大的戰爭場面，而長於愛情心理的刻畫，主人公伊尼亞斯與狄多的愛情故事是全詩最動人的篇章之一。此外，維吉爾還發揚了荷馬的優良傳統，用了不少生動貼切的比喻，使作品更形象生動。至於獎狀上的文字，用典雅的書法寫就的，又裝飾了得獎作家的作品發下創作的美術作品。

簽署獎狀日期，則是在做出評選決定後的這半年——從六月一日到十一月三十日這段時間裡。由擔任瑞典學院執行主席的院士和常務秘書共同署名。

有一種語錄叫「白說」

課檢討的文學院教授王萬森，他把治學看得比生命還重要。回到我們，要想變得強大起來，應該懂得並深諳，勵志不是伸手索取，而是回到內在求安；勵志不是向外求勝，而是回歸心靈安寧。通過艱苦磨礪與不怕失敗而不斷嘗試，耐得住寂寞，忍得住委屈，扛得住壓力，當累積到一定程度，成果自然會呈現。正如專欄作家六六說道：「女人的強大，其實就是求仁得仁。」此語簡短精悍，耐人尋味。

對於名人名家的語錄，過度的轉發與追捧，其實也是一股虛火，即帶着光環看人，遮蔽到正常的視角。「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」，成就再大的名人，也會有弱點與缺陷，因此拔高與放大就會陷入道德極端，有失本心。這讓我想起近日一篇悼念陳炎先生的文章《哲人陳炎》，他是著名美學學者、長江學者特聘教授、山東大學副校長。文章照例回顧了他生前取得的成就，也公開袒露了他生前發給友人的短信，道出病中的懺悔：「……我們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萬物都與我們相聯。我們如果將自己與萬物隔絕開來，對立起來，就是燒一千炷香、磕一萬個頭，也得不到佛的保佑。因為那從根本上背離了我佛悲天憫人的初衷。所以，真心向佛，不是要穿什麼袈裟、剃什麼頭髮，而是要改變自己與萬物的關係，說得徹底一點兒，就是要淡化乃至消弭自我！這種淡化和消弭，要從一點一滴做起，逐漸改變我們對金錢觀念、財產觀念、名利觀念、男女觀念的看法，使自己在精神上獲得解脫。」此人生感悟，實在難能可貴，是寫給自己，也是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。

斯人已去，向上的精神永存。而那些活躍在文化圈子的名人，他們的「語錄」同樣也經常中槍。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就是其中一位，他在作品《白說》中澄清：「我沒開過微博，也至今未上

微信，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互聯網上署名『白岩松』的言論愈來愈多。曾經有好玩的媒體拿出一些讓我驗真偽，竟有一半以上與我完全無關。」最有意思的是，「有些『語錄』頭兩句是我說的，後幾句才徹底不是，讓我自己都看着猶豫。」連名人自己都很難一下子辨清，旁觀者何德何能端端雞湯一飲而盡呢？怎麼說也是冒險的事情。他給書起名為《白說》，也是一種善意的提醒：說話這件事兒，不那麼好玩，聽別人說話，更要謹慎一些。記得當年採訪啟功先生，白岩松問道：「琉璃廠常見署名『啟功』的書法作品在出售，二三十塊錢一幅，怎麼判斷是您寫的呢？」啟功先生回答：「寫得好的不是我的；寫得不好的，可能還真是我的。」幽默的話語中，充滿大智慧與大包容，給人以啟迪。

有多少偽雞湯，就有多少飢渴症。得來的太容易，其品質一定難得保證。這就是獨立思考、學會理性的必須。對此，博爾赫斯的忠告，我覺得很是受用：「我們痛心地承認，我們對於一行文字的评价不可能是最終的意見。如果說我們的信念不寄于整章，或是寄于整段。在這裡，不可避免地要提起荷蘭人文學家伊拉斯謨，他不信任格言，總要究其來龍去脈。」不信任不等於不尊重，而是高度的嚴謹與負責，對於現代人，這種苛責屬於稀世珍寶。



屠呦呦

資料圖片

楊絳先生走了，她的「經典語錄」卻熱了起來，被朋友圈刷屏，引發前所未有的轉發。有網友表示，這與讀書多少無關，與文學素養無關，闡發的是對先生的悼念。從《稱心如意》到《幹校六記》，從《我們仨》再到《走到人生邊上：自問自答》，先生的作品有多少人真正完整讀過，似乎已不重要，但是，有一點絕不能忽略的，是那些滑過指尖、蘊含情感的經典語錄是出自她的手嗎？經過查實，多個版本署名的手寫體《一百歲感言》並非楊絳本人所作。

看到這裡，我不禁一陣臉紅。今年以來，我們先後送別了老藝術家閻肅、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忠實、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和李世濟，以及文學大師楊絳。每有文壇名家去世，總會掀起一陣陣語錄熱潮，追憶或緬懷他們當年的話語本身也是一種敬重，然而，不分真假、盲目跟從的轉發便顯得過猶不及了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下社會的浮躁症候群：太急於表達、太急功近利、太缺乏常識與人性。很多人被「忙、忙、忙」纏身，無暇靜心閱讀，更沒有獨處的時間，卻出於面子與身份，不得不趕鴨子上架，硬裝門面，因此，名人名家的語錄、文學作品的句子，就成為順手端來的營養「雞湯」、「補鈣」佳品，殊不知，這些東西有「毒」，反而貽誤自身。

可見，在今天，我們不僅要了解大師與前輩說過哪些話，更要善於分辨他們根本沒有說過的話。或許說，這件事存在一定的難度，但是只要稍有常識、有所了解，就能警覺與釐清。以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屠呦呦女士來說，

招毒敵情退擊震倪

倪震早已賣掉《YES-1》獲利，新老閩籍《YES-1》二十五周年大搞宣傳亮品牌，特地邀請錫明出席「YES-1二十五周年演唱會」，同時也邀請倪震到場看騷，倪震一於少理缺席，與劉錫明緣慳一面，原來劉錫明雖被倪震罵個個無完膚，他卻從未見過倪震，多年來也沒見過周慧敏。

事隔多年，劉錫明回想當年無辜被叫「毒癩明」，他的確有憤怒過，「我也多少氣憤，但自問不記仇，以惡言，只會：『祝他身體健康。有健康什麼都不用擔心，不用愁。』」

劉錫明當年是否有意追求周慧敏？他說：「當年周慧敏是玉女，很多人都對她有好感，我有好感不足為奇，我當年二十幾歲，有少男情懷，但真的沒追求她，我們之間完全沒發生過感情。」

提到倪震，劉錫明全都處之泰然，對倪震全無恨意，「○爆燈，若非如此便早已崩潰了。雖說倪劉恩怨已淡化，但一九九零年至二〇一六年，『毒癩明』外號仍在，對劉錫明不公平，對倪震也是一隻大黑豬。惡毒標籤別人，同時也惡毒標籤了自己。」

肝中毒因服中藥？

但堂堂大學教授不也是這樣做「科學研究」且大肆宣揚嗎？究竟肝中毒的病因是為肝不好，所以找中藥調理，還是因為中藥而令他肝不好呢？最驚訝是原來七成病人是乙型肝炎病毒帶毒者。西醫以病毒及病菌作為醫療基點，你不清楚你命名的這個病的原因為何，卻把他生病的因由扣到吃中藥的帽子上去，但又沒有說明中醫的藥理為何會令肝中毒。那我們可不可以說他們百分之百有喝過水呢？會否是他們的水有問題？

香港前線中醫聯盟的回應聲明中，有一點說得很好，就是英國臨床藥理學雜誌在二零一三年則發表報告，指過往有關草藥與肝損害的報道，有百分之七十七被高度懷疑是誤報。香港的西醫、香港的傳媒，你們難道能置身事外？自己可以認真心去查證核實嗎？很多讀者曾問，孩子可以吃中藥嗎？不會肝中毒嗎？究竟大家知道為何會認為中藥會致肝中毒嗎？又知否每一種西藥都傷肝傷腎呢？包括頭號的退燒藥，因為就是它直接命令肝臟，叫肝臟不用工作，那就退燒了。公平一點，對市民才有益。

艾葉麵香

趙鵬飛

無論南方北方，端午節的粽子香，都是緩解思鄉之情的一味懷舊良藥。祖國幅員遼闊，習俗多元，在飲食口味調和上，南方北方常常是相去千里。譬如剛剛磨好的豆腐還沒有一點鹹味，入口滑嫩清甜。北方人為之取的名字更形象，豆腐稱之為豆腐花，拌入糖漿或紅糖調味，入口滑嫩清甜。北方人為之取的名字更形象，豆腐稱之為豆腐花，拌入糖漿或紅糖調味，入口滑嫩清甜。

夜裡乏了還睡在園子中的涼棚裡。樹上的青蘋果雖還澀口，但嗅之已有清冽果香，可惜蚊子並不喜歡，總是成群結隊往涼棚裡鑽，尋着機會就咬人一口，沒有咬上的就在人耳邊繞來繞去，嗡嗡不絕。每每看着我抓頭撓腮，外婆就起身，拿一把鏢刀，去河邊割一抱半人高的艾草，搭在涼棚的四周，睡在外婆邊的新鮮艾草香裡，一夜美夢甜甜。

外婆還有一個本事，就是以艾草食，做出美味又美味的艾葉麵。端午前後，新生的艾葉芽如雀舌一樣鮮嫩，外婆通常只掐尖，稍微大點的葉子一片也不會用，要採滿一竹籃，得花上大半天工夫。

出門，還不到正午，一籃子青翠欲滴的艾葉芽就淨了回來。跟在外婆後面，看她把艾葉芽浸在井水裡淘洗乾淨，用一領細棉紗布包起來擰乾水分，再細細切成艾絨，拌上水和在麵粉裡，揉成麵團青翠翠綠，醒麵的時候，乍一看還以為案板上擱着一塊玉璞。

等艾葉麵團醒夠了勁，外婆俯身案板，雙手平伸搓動擀麵杖，麵旋杖滾，麵團漸漸被擀成了一張薄薄的大綠氈。「綠氈」，就風吹楊柳一般，變幻成寬不過韭菜葉的細長麵條，綠油油地鋪滿了案板。

外婆做的澆頭很饒人，黃花木耳切絲，豆腐胡蘿蔔利丁，撒上一把蔥末，滴入許許陳醋，添上一勺辣椒粉，再把滾燙的菜籽油澆上去，滋聲響動，頗令人喉嚨滾燙，胃口大開。澆在煮好的艾葉麵條上，綠麵紅，艾香臭，路過的鄰人朝碗裡遠遠瞥上一眼，肌腸轉轉連步子也邁動了。

又逢端午，看着書架上相框裡，外婆笑容淺淡溫和。我下意識呢喃，留在唇齒間的艾葉麵香，這一生也不會消弭。

萃地

查小欣

究竟惡毒標籤的影響可以有多深？劉錫明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曾被封為劉德華接班人，演藝事業發展如日中天的劉錫明，一九九零年因公開承認對周慧敏有好感：「十分欣賞周慧敏。」

遭周慧敏男友倪震在其創辦的暢銷雜誌《YES-1》封為「毒癩明」，連續三年惡意抹黑，劉錫明因而形象插水，一九九四年被迫轉戰台灣。遭遇如此大打擊，並沒令劉錫明意志消沉，他在台灣的生活和事業都發展順利，在當地結婚生女，有個幸福家庭。因因今年已經三十三歲，近年他更在內地參與不少大型電影及電視劇演出，還在淘寶開店賣男裝。

周慧敏與劉錫明合拍無綫劇《金血金血》時，因表示欣賞周慧敏而遭倪震視作情敵，冠以「毒癩明」外號，把他踢出香港，直到倪震和周慧敏於二零零八年結婚時，倪震表達歉意，打結十七年的倪劉恩怨才逐漸淡化。

路地

湯禎兆

上個月有新聞報道，「肝臟科專家首次公佈本港過去二十五年的換肝病人數」，據分析顯示，百分之八個案，即一百人與服用中藥有關。這批病人肝中毒導致要換肝，部分人肝衰竭嚴重。他們共同特點是病發前一段時期服用中藥，當中七成病人同為乙型肝炎病毒帶毒者。

這樣的科研報告也可以公佈。真是有趣。當另類療法醫生公佈根據數字所歸納出的疫苗與自閉數字（例如美國的自閉症和嬰兒猝死率是發展中國家中最高的，亦是五歲之前接種最多疫苗的），一定會被批亂扣帽子，還會有把有機物的生產率及自閉症數字掛鈞，然後嘲笑可能是有機食物令美國的自閉症高企呢。

但堂堂大學教授不也是這樣做「科學研究」且大肆宣揚嗎？究竟肝中毒的病因是為肝不好，所以找中藥調理，還是因為中藥而令他肝不好呢？最驚訝是原來七成病人是乙型肝炎病毒帶毒者。西醫以病毒及病菌作為醫療基點，你不清楚你命名的這個病的原因為何，卻把他生病的因由扣到吃中藥的帽子上去，但又沒有說明中醫的藥理為何會令肝中毒。那我們可不可以說他們百分之百有喝過水呢？會否是他們的水有問題？

香港前線中醫聯盟的回應聲明中，有一點說得很好，就是英國臨床藥理學雜誌在二零一三年則發表報告，指過往有關草藥與肝損害的報道，有百分之七十七被高度懷疑是誤報。香港的西醫、香港的傳媒，你們難道能置身事外？自己可以認真心去查證核實嗎？很多讀者曾問，孩子可以吃中藥嗎？不會肝中毒嗎？究竟大家知道為何會認為中藥會致肝中毒嗎？又知否每一種西藥都傷肝傷腎呢？包括頭號的退燒藥，因為就是它直接命令肝臟，叫肝臟不用工作，那就退燒了。公平一點，對市民才有益。